

國立中央研究院

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第十本

目錄

六書古義	張政烺
漢代兵制及漢簡中的兵制	勞榘
論明太祖起兵及其政策之轉變	王崇武
中古自然經濟	全漢昇
讀東城老父傳	陳寅恪
讀鸞鸞傳	陳寅恪
漢武後元不立年號考	勞榘
宋末的通貨膨脹及其對於物價之影響	全漢昇
遼代四時捺鉢考五篇	傅樂煥
論詩經中的『何』『曷』『胡』	丁聲樹
古識緯書錄解題(一)	陳槃
燉煌唐咸通鈔本三備殘卷解題	陳槃
南宋稻米的生產與運銷	全漢昇
宋史職官志考正	鄧廣銘
查繼佐與敬修堂鈞業	王崇武
講史與詠史詩	張政烺
居延漢簡考釋序目	勞榘
天山南路元代設驛之今地	岑仲勉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出版

六書古義

張政烺

六書之學原本周官，著於七略，大章於說文解字，流傳殆二千年，清代尤盛。總統學術，凡說經無分今古學，皆以此爲根本，旁及諸子百家，屈宋之賦，馬班之史，莫不於六書求達詁，可謂盛矣。開管習而疑之，夫古今人智能相去宜不甚遠。今之學僂猶古之學僂也。何古之小學所肄習者，今則絕不可施，甚且白首硤硤，終身未能通其義？卽以許君之書論之，凡所謂指事象形云云，或扞格而不可通，許君老師，博采通人，而其所得如此，將謂五經無雙之儒不能達小學之旨，充師保之任耶？以此積思久之，知象形至假借等六名，絕不見於新莽以前之書，而恍然其爲劉歆一家之說也。

何以言之？六書之名僅見於周官，爲保氏所教國子六藝之一，而並無其目。保氏職云：

保氏掌諫王惡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六曰九數。

經文簡古，究以何爲六書，實所未詳。漢人推衍其說，始列名目。今可考者凡有四家三說，而尋其本源皆出於劉歆。班固漢書藝文志小學家云：

古者八歲入小學，故周官保氏掌養國子，教之六書，謂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造字之本也。

班志原本劉歆七略，所謂『今刪其要以備篇籍』，見諸篇首，世之究流略之學者亦早有論定。荀悅漢紀（卷二十五，前漢孝成皇帝紀二）述『劉向典校經傳，考其異同。……劉向卒，上復使向子歆繼卒父業，而歆遂撰羣書而奏七略』；而其節約七略之文，有云：

凡經皆古文，凡書有六本，謂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也。

與班志之文同，尤志本於七略之證。是班氏之說直接出於劉歆也。許慎說文解字序：

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先以六書：一曰指事，指事者視而可識，察而見意，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畫成其物，隨體詰詘，日月是也。三曰形聲，形聲者以事爲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會意，會意者比類合誼，以見指撝，武信是也。五曰轉注，轉注者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令長是也。

許君此敍首述文字之用及小學廢興，與藝文志多相同，其本諸七略而加以鋪陳，自無疑義。藝文志乃刪節七略爲之，則此敍保存劉歆原文或更多矣。周禮本無八歲入小學明文，惟藝文志據七略推述及之，以爲古制，而許君則坐實其事，稱之不疑。段玉裁云，『因保氏併系之周禮』，以今觀之，無寧謂許君習於劉歆之說而未深考也。許沖上說文表云：

先帝詔侍中騎都尉賈逵修理舊文。……臣父故太尉南閣祭酒慎本從逵受古學。……慎博問通人，考之於逵，作說文解字。

則許君古學出於賈逵也。鄭玄周禮注引鄭司農云：

六書：象形，會意，轉注，處事，假借，諧聲也。

此出鄭衆周官解詁，爲東漢周官家傳受之說，故馬融鄭玄從之無異言，鄭衆賈逵之父皆從劉歆受業，衆與逵又悉傳父業，（後漢書卷六十六本傳），則皆爲歆再傳弟子，而又皆從歆弟子杜子春受周禮，並足以證明鄭衆許慎兩家保氏六書之說爲間接出於劉歆。蓋六書之說僅保氏一源，而周官之學僅劉歆一源，則其師承自可考而知。賈公彥周禮疏序周禮廢興引馬融周官傳云：

秦自孝公以下，用商君之法，其政酷烈，與周官相反。故始皇禁挾書，特疾惡，欲絕滅之，搜求焚燒之獨悉，是以隱藏百年。孝武帝始除挾書之律，開獻書之路，既出於山巖屋壁，復入於祕府，五家之儒莫得見焉。至孝成皇帝，達才通人劉向子歆校理祕書，始得列序，著於錄略，然亡其冬官一篇，以考工記足之，時衆儒並出其排以爲非是；唯歆獨識，其年尙幼，務在廣覽博觀，又多銳精於春秋末年，乃知其周公致太平之迹，迹具在斯。奈遭天下

倉卒，兵革並起，疾疫喪荒，弟子死喪，徒有里人河南緱氏杜子春尚在，永平之初年，且九十：家于南山，能通其讀，頗識其說。鄭衆賈逵往受業焉。

衆逵洪雅博聞，又以經書記轉相證明爲解。逵解行於世，衆解不行。

周官於諸經中其出最晚，前世傳其書未有名家，自劉歆典校祕書，始竭力表章，於是向之無絕師說者始有專門之學，世守之人。是無劉歆，卽無周官之學也。然則雖謂無劉歆卽無六書之說可也。至班固鄭衆許慎所用名詞雖有不同，而其涵義則一。疑班固本七略爲歆說，鄭衆許慎所傳不同，則又展轉修訂之故歟？於此益可見其說尙命名無定，爲距成立之期猶未遠矣。要之，明其傳授，抉其本源，觀其指意，存其大體，斷六書爲劉歆一家之說，自不疑也。

兩千年來疑六書之說者，惟康有爲一人，見新學僞經考卷三漢書藝文志辨僞，雖多偏激之言，實具精卓之識，覽者可慎取焉。

周官後出，本無師說，劉歆王莽未免傳會于前，鄭注賈疏實惟墨守于後，遂使躋爲禮經，勒成聖典，密綴工整，若無可疑者。今若分別經注觀之，去其解說，還之歆莽，徒取遺經，研究終始，考古制以參證，援古物以比驗，則其本義必有可發明者。今之所考卽其一例也。

周官之六藝，除保氏外，又見大司徒之職：

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

今欲明何爲『書』或『六書』，宜先知此『書』字之義，及古者『小學』之制。試先參考漢代實行之小學教育。漢制有大學，有小學。大學學五經，而小學實以書法爲主，故又名曰書館，或書舍。桂馥札樸卷六書館條云：

今以教授館爲書館，讀如書籍之書。案當如學書三冬之書，謂小童習字之館。論衡自記篇，充爲小兒，六歲教書，八歲出於書館，書館小童百人以上，或以書醜得鞭，充書日進，手書旣成，辭師受論語尙書。魏謂充以學書之館爲書館，其受論語尙書之處別是一館，不僞書館矣。四民月令，正月，硯凍釋，命幼童入小學，學篇章。邴原別傳，原早孤，鄰有書舍，原過其旁而泣。師問之。曰，夫書者必有其父兄。師哀之曰，童子欲書可書耳。（垣

按『學書三冬，文史足用』，見漢書東方朔傳。如淳曰，『貧子冬日，乃得學書。』王先謙補注說解尤詳可參看。）

讀桂君此文，可窺漢代小學之制，惜其引書刪節文字過甚（邵原別傳見魏志本傳注引，詞句且有改易處。），今如追檢原文，已足說明六書之制。前人心地淳厚，不存疑古之念，故雖有確切獨得之見，僅說到幾分，猶多待後學觸類而長之也。桂君所據崔寔四民月令當本齊民要術轉引，今見玉燭寶典所引者，文字微有不同，怡蘭堂叢書有唐鴻學校輯之本，以寶典爲主，而校以要術尙稱謹嚴，今摘其有關學制者錄之如下：

正月 農事未起，命成童以上。

謂年十五以上至二十。（舊作三十，據齊民要術三改。）

入大學，學五經，師法求備，勿讀書傳。研凍釋，命幼童，

謂九歲以上十四以下也。（舊作十歲以上至十四，據要術三補改。）

入小學，學書篇章。

謂六甲九九急就三蒼之屬。（二字舊脫，據要術三補。）

八月 暑小退，命幼童入小學，如正月焉。

十月 農事畢，命成童以上入大學，如正月焉。

十一月 研水凍，命幼童讀孝經論語篇章，入（此字舊脫，據要術三補。）
小學。

要術與寶典所引微有差異四處，點畫辭氣之間無足深論，惟末條寶典作『命幼童讀孝經論語篇章小學』，要術『小學』上誤多一『入』字，至關重要，是不可不辨也。崔寔此書實漢民間通行之制，處處與農民生活相應合。古之學者耕且養，故大學上學期以正月農事未起始業，下學期以十月農事畢始業。幼童體力發育未成，不任勞作，故與大學受業之期不同，上學期迨研凍釋始入學，下學期則八月暑小退即已入學，除新年盛暑休假外，八月至十一月間無緣更有輟學之事；則十一月『小學』上要術多一『入』字，決爲衍文。且此入小學三字綴於句末，於文法亦不可通，蓋抄者不察，涉上文正月八月『入小學』之文而誤無疑也。然則此『小學』二

字當承上文『讀』字，與孝經論語篇章並列，爲幼童所讀學科之一。所謂『小學』者果何所指？苟以正月入小學學書篇章謂六甲九九急就三蒼之屬例之，則篇章當爲急就三蒼，而此『小學』自爲六甲九九明矣。蓋入小學首學及之，故有是稱，正月條下不復舉『小學』二字者，承上文『入小學』意義已明，避文字煩冗，故從省略。學書是正月至十月間事，入冬研凍不耐書，遂進讀孝經論語。邴原別傳云，『於是遂就書，一冬之間誦孝經論語』，是也。此仍舉『篇章小學』者，是二者皆四民終身日用所須，未可荒廢，束之高閣，故仍誦讀其文辭，所謂溫故而知新也。謂此『小學』卽六甲九九，前人無發之者，今反覆尋繹，殆無可疑。六甲，書學也；九九，數學也。然則保氏教國子之六書九數，其卽小學之六甲九九，亦從可知矣。

六甲卽六旬，以十干配十二支，其小公倍數爲六十，凡排天干六次，地支五次，而後一周。故六旬有六甲。今列其式如下：

甲子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己丑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甲午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酉	庚戌	辛亥	壬子	癸丑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己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六甲與陰陽五行相表裏，爲一切『迷忌』之基本，在古人爲一極重要之知識，自日常生活之吉凶趨避，以至學習九流兵書術數方技之學，莫不需此。是以小學首學習之，其制淵源甚古，歷漢至唐猶未衰歇。漢書（卷九十九）王莽傳，天鳳元年：令天下小學戊子代甲子爲六旬首，冠以戊子爲元日，昏以戊寅之旬爲忌日。百姓多不從者。

補注：周壽昌曰，禮郊特牲，日用甲，用日之始也。古皆以甲子爲六旬首，此則莽所造王光曆也。錢大昕曰，戊寅旬中無子故忌之。何焯曰，莽自以土德，故改戊子爲六旬首。戊寅支剋干，故爲忌日。

按各家所說皆是也。然此係莽『改制』自重訂小學課本始，則皆未注意及之，猶未

識莽用心之深密也。說文戊部：

戊，中官也。象六甲五龍相拘絞也。

向來解說紛紜，莫明所以。今按此實承王莽偽學而來，五龍卽五辰，戊子既可代甲子爲六旬首，則六甲五辰自失其位而拘絞也。晉夏侯湛抵疑（見晉書卷五十五本傳）：

鄉曲之徒，一介之士，曾諷急就習

甲子者，皆奮筆揚文，議制論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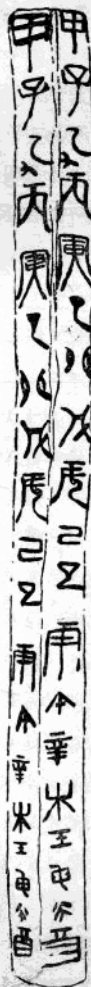
此論不學之人竟躋非位，乃以習甲子與諷急就同言，自指入小學所學之六甲無疑。

南齊書（卷五十四）顧歡傳：

歡年六七歲，晝甲子，有簡三篇，歡析計遂知六甲。……鄉中有學舍，歡貧無以受業，於舍壁後倚聽，無遺忘者。八歲誦孝經詩論，及長篤志好學。

『晝甲子』，晝字當爲書字之誤，卽學書也。云『有簡三篇，歡析計遂知六甲』者，據鄭志及流沙墜簡，六甲共分六篇，書於六簡（見下）。蓋歡僅得其半，析計而知其全，故南史（卷七十五）改其文曰，『年六七歲知推六甲』也。隋書（卷六十六）李諤傳：

上書曰，……於是閭里童昏，貴游總弗，未窺六甲，先製五言。



(3) (2) (1)

插图一 流沙墜簡中之六甲
（約簡總三分之一）

此言世俗染習華靡之文，欲求學僅速成蹊等以進。李太白文集（卷二十六）上安州裴長史書：

少長江漢，五歲誦六甲，十歲觀百家，軒輊以來頗得聞矣。

此白自述幼年穎悟求學甚早，誦六甲卽內則之數日（見下），自來文士屬辭，喜務藻飾，每選用數字，故求對仗工整，故李諤李白時小學是否首習六甲，未可質言。按後魏賈思勰作齊民要術，隋杜臺卿作玉燭寶典，皆欲流俗應用之書，非務陳高深理論者，而皆引四民月令學六甲九九之文，必其時村塾教授如此，則沿及唐初自有可能。自此以降渺無聞焉，則其廢亦卽在唐世乎。

漢代閭里書師所教六甲之制，今亦有可言者。流沙墜簡小學術數方技書中次於曆譜之後，有干支譜三簡，今摹其文，並錄考釋如下：

干支譜（木簡，出敦煌北，長一百七十三厘米里適當，廣十二厘米里適當。）

甲子 乙丑 丙（下缺）

又（木觚，出於敦煌北，長三百三十三厘米里適當，底廣三十厘米里適當。）

甲子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子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又（木簡，出敦煌北，長一百六十二厘米里適當。）

（上缺）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右干支譜三簡。第一簡甲字作，與古金文同，第二三簡癸字作，

則別字矣。此譜殆合十簡，分書六十甲子爲譜，以供推步之用。殷虛文字中亦有之。

今按，此卽漢代學僅學書之六甲也。何以言之？據今所考訂，知由漢至唐小學皆先習六甲。六甲非難習者，又與曆日相切合，日用不可離，則凡識此二十二字之人，必能背誦無疑，推步之人習用已久，益可不須專製此譜。且此三簡彼此多相同，自爲一類而與本書他簡有特異者三點，如解釋爲六甲，則處處可通，如謂爲干支譜頗不適合。（一）三簡皆奇觚粗劣，與急就第一及第十八兩簡相似，乃率意削成，爲學書之用者，與曆譜諸簡之平整勻薄，其製作迥不相同。（二）三簡皆大字，每簡所容至多不過二十字，而第二簡又兩側皆書甲子至癸酉字彼此從同，容字少而耗簡

多，笨重粗拙不便攜藏如此，皆似學書者所爲，而與曆譜之行密字小者不同。以此爲干支譜，將見推步者所費多而爲用少也。（三）三簡皆篆書，此至可異。漢人通行皆隸書，取其約易，觀他簡可見，曆譜亦然。如作干支譜，當亦不異。惟學書者則仍可習篆書（如史籀篇），乃學校中保存一種古代之制度，以此推之，此三簡亦宜是六甲，信如此亦可窺六甲爲篆書，而其淵源殊古遠也。有此三點，可斷三簡決爲六甲無疑，此第一簡始甲子，下缺；第三簡終癸亥，上缺；第二簡兩側反覆書甲子至癸酉兩行。此其爲制亦有可考。周官占筮疏引鄭志云：

庚午在甲子篇，辛亥在甲辰篇也。中有甲戌，甲申，甲午，成一月也。是漢人六甲分爲六篇，蓋每簡書自甲至癸爲一篇，以首二字爲題，如他書之制，分而習之。然則此第一二兩簡當名甲子篇，第三簡當爲甲寅篇，又可定矣。羅振玉云：『此譜殆合十簡，分書六十甲子爲譜』，殊誤，非惟不明古制，與實物亦不合。十簡當爲六簡，蓋筆誤也。（羅云「第一簡甲字作+」，亦誤，乃上部磨滅，非「與古金文同」也。）

六句共爲六篇，以甲爲首，分別學習。自其體言之則曰六甲，猶倉頡等三書合曰三倉；自其用言之則曰六書，猶史篇亦曰史書。漢人小學以書法爲主，六甲遂有六書之名，末世村塾徒知有經，以至村書雜事皆著經名，而於宋人訓蒙之三字訓（見項安世家說）：則易名爲三字經，其例一也。夫書學夥矣，而實以六甲爲首；數學夥矣，而實以九九爲首；故書數亦曰六書九數。非謂其學止乎此，所以昭其始也。羅氏書中六甲之後卽次以九九術，以今考之，適爲漢人六書九數之學，而羅氏熟視無覩，未達一間者，則以未明漢人小學之制也。

六甲之源可上溯至殷代。羅氏於漢簡干支譜云，『殷虛文字中亦有之』。實則殷虛所出僅殷虛書契後編卷下第一葉第五片當爲干支譜，其餘皆亦非干支譜，而爲殷人學書之六甲也。今選第一期第五期校完好者各一片，揭之如下：

郭沫若殷契粹編考釋第一四六八片云：

此由二片復合，與前片當同是一骨。內容乃將甲子至癸酉之十日，刻而又刻者。中第四行字細而精美整齊，蓋先生刻之以爲範本。其餘歪斜刺劣者，蓋



插圖二 殷代骨板上所刻之六甲

(1) 第一期(武丁時) 見前編 3.3.1 (2) 第五期(帝乙帝辛時) 燕京大學藏

學刻者所爲。此與今世兒童習字之法無殊，足徵三千年前之教育狀況，甚有意味。又學刻者諸行中，亦間有精美之字，與範本無殊者，蓋亦先生從旁執刀爲之。如次行之辰、午、申、三行之卯、巳、辛諸字，是也。

唐蘭先生天壤閣甲骨文存考釋第一至三片云：

卜用甲骨所刻文字，多與兆璽有關，惟六旬之名，多擇隙地爲之，不涉卜事爲獨異。或謂卜人藉以記誦稽考，然此實屈指可數者，今世星者推人命造，年月日時之榦枝，頃刻可得，富有專家世業，而不能舉此六十日名者乎？余謂此皆習書者所爲，稱榦枝表者誤。卜骨中恆見習書者之字，此六旬之名，其不同之字，僅二十有二，便於反覆學習，殆書法之基礎，故所見獨多也。

卜辭書法，在當時自成風氣，如免作𠂔，鼎作𠂔（卽貞字）均與施之方策彝器者不同。此六旬之名，書法之精美者，殆是前輩之範本，而粗劣苟率，如右列三片之類，則新進後學之所爲，於此可見其授受之迹。

卜骨所刻榦枝，其例至不一，有全刻六旬者，有只刻三旬者，亦有反復刻三旬者，足證其但爲習書也。其直書者，以十日爲一行，自甲至癸。按鄭志云：『庚午在甲子篇，辛亥在甲辰篇也。中有甲戌，甲申，甲午，成一月也。』是漢人書六旬猶與殷同也。

郭唐兩先生雖未明漢人學書六甲及六甲卽六書之制，而其考釋甲骨文字，觀察銳敏，論斷精確，恍然如見古人制作之遺意，真能盡考古之事，幾專爲此文之注腳者，吾不禁深切佩服之也。以此見漢人學書之法，沿習甚古，蓋自有中國文字記錄以來，卽有學僮摹習六甲之制矣。郭先生所考者爲第一期物，凡刻甲子篇五次。唐先生所考者爲第五期物，第一片六篇具二三兩片皆僅甲子篇（第三片凡刻兩次），可知分篇學習之制，殷人已然，殆亦自然之勢也。惜皆不工整，與前揭兩片工拙懸殊，蓋前者爲三千年前六書之楷則，此則當時之『描紅』也。至殷代小學之制別爲專文考之，茲不論焉。

試更究漢代禮家所傳小學之說，則於幼童學六甲之制亦有可發明者。禮記鄭氏注內則第十二（摘錄）：

六年教之數與方名。（方名，東西。）

九年教之數日。（朔望與六甲也。）

十年出就外傅居宿於外，學書計。……禮帥初，朝夕學幼儀，請肄簡諒。（外傅，教學之師也。……禮帥初，遵習先日所爲也。肄，習也；諒，信也；請習簡謂所書篇數也。請習信，謂應對之言也。）

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先學勺，後學象，文武之次也。成童，十五以上。）

二十而冠始學禮。

內則爲小戴四十九篇之一，朱子儀禮經傳目錄內則第五云，『蓋古經也。』又云，『今按此必古者學校教民之書，……故取以補經。』按自鄭君以後惟朱子最深於禮，則其言必有所見者。鄭注小戴禮記雖前無所承，然自西漢以來禮記卽翼儀禮而行，既有傳授，則必備師說可知，鄭君絕不敢妄作，殆可斷言。漢書食貨志述周室先王之制云：

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臣瓚曰，五方之名及書藝也。）始知室家長幼之節。十五入大學，學先聖禮樂而知朝廷君臣之禮。

王粲儒吏論（御覽卷六百十三引）：

古者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十五入大學，學君臣朝廷王事之紀。則文法典藝具存于此矣。

此皆略同小戴內則之說（五方卽方名也），合而觀之，古者小學之制燦然明備。惟書計當卽書數而與六甲並出，驟見似覺與六甲九九卽六書九數之說抵牾。然循繹學習次第，則教之數日在出就外傅之前，蓋未入小學已習口誦，卽李白之五歲誦六甲，及就外傅遵習先日所爲，乃學習其書法也。白虎通辟雍篇云：

古者所以年十五入大學何？以爲八歲毀齒，始有識，知入學，學書計。七八十五，陰陽備，故十五成童志明，入大學，學經籍。

又後漢書楊終傳云：

禮制，人君之子年八歲爲置少傅，教之書計以開其明。十五置太傅，教之經典以道其志。

說皆與食貨志儒吏論相同，而不舉六甲，則已賅於書學之內矣。鄭注內則，『請習簡，謂所書篇數也。』無論是否能得禮意，要爲漢人舊說，而唐人已不甚了解，故疏云：

請肄簡諒者：肄習也。簡禮篇章也。諒信也，謂言語信實。言請長者習學篇章簡禮，及應對信實言語也。

蓋刪節六代舊疏甚甚，致意義不明，亦惟今考訂古小學學書之制始足以明之也。

『六藝』在漢人書中皆漫稱五經，惟古文周禮之學始以爲禮樂射御書數。按禮樂射御書數實封建時代貴族子弟必習之藝，六經結集甚晚，其數本不盈六，實不足以當此。權其先後，自以周官之說爲近古。然其邇邇之迹亦有可言者。大戴記保傅篇云：

古者年八歲而出就外舍，學小藝焉，履小節焉。束髮而就大學，學大藝焉，履大節焉。（盧辯注，外舍，小學，謂虎門師保之學也。大學，王宮之東者。束髮謂成童。）

是六藝有大藝小藝之分。禮樂射御書數諸名既見於內則，而尋其學習次第，蓋書數爲小藝，禮樂射御爲大藝。書數爲民生日用所須，不可不講，其學必普及。禮樂射御爲貴族所務，學書計者適可而止，未必人人習之，甚且無由而習之。蓋有入小學而不入大學者矣，然未有入大學而不小學者也。故大學肄業實具六藝，而小學則僅書計而已。戰國以降世家崩壞，國主游士所圖在陰謀相斫之術，已非車服管絃揖讓周旋之世。禮樂射御既不合時務，更秦之季世，阬術士，六藝從此缺。惟鄒魯諸儒生猶或抱殘守缺，而時移世異，其學殆已無足觀。故漢初言四藝即有異說，王制：

樂正崇四術，立四教，（樂正，樂官之長，掌國子之教。虞書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崇高也，高尚其術以作教也。）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

四術即謂大學之四藝也。漢立博士不以禮樂射御分科，舍藝術而重經籍。大學因亦以五經設教，而混稱爲六藝。然而小學書數之教則自古以來固綿延不絕。故四民月

令記大學學五經，小學學六甲九九之屬，雖視五經同六藝，然六甲九九則猶是先秦書數之學也。此漢代大學科目異於古制，小學同於古制之故，非敢有所選擇於其間，懼覽者滋惑故略論之。章炳麟小學略說：

地官保氏教國子以六藝，曰禮樂射御書數。七略列書名之守于小學。律歷志曰，數者一十百千萬也，其法在算術，宜于天下，小學是則。此即書數並稱而禮樂射御闕焉。蓋六藝者習之不一時，行之不一歲。射御非兒童所任，六樂之舞，十三始舞勺，成童舞象，二十而舞大夏。禮亦準是。獨書數不出刀筆口耳，長幼宜之。說文敘曰，保氏教國子先以六書，明節次最先也。其與九數容得並習，故劉歆言小學獨舉書數。

即已注意及之，然章氏不考漢制之實，故亦不瞭然於大學小學分立存亡之故。不知五經之起即代六藝，而禮樂射御固非漢儒之所實習也。

六甲即六書殆無疑義，然而探索羣書殊無明文，惟古三墳有之，而唐宋間偽書不知其所本。管子有六崐，實則是矣而名不可辨，姑略論之。管子輕重戊：

度戲作造六崐以迎陰陽，作九九之數以合天道，而天下化之。……周人之王，循六崐，合陰陽，而天下化之。

此九九之數即九數，章炳麟已言之，文始略例乙：

或言六書始于保氏，殊無徵驗。管子輕重戊曰，度戲作九九之數以合天道。經典九數見名則始保氏。保氏非作九數，知亦不作六書。意者古有其實，周定其名。非倉頡時遽無六書也。

崐字字形詭變今不可識。六崐疑必與六書有關，作造六崐即謂配合干支以成六句。章氏不知古者六書即六甲，無解於以迎陰陽之說，故論六書未及。按此稱度戲與周髀算經略同，

昔者周公問於商高曰，竊聞乎大夫善數也，請問古者包犧立周天曆度。夫天不可階而升，地不可將尺寸而度。請問數從安出？商高曰，數之法出於圓方，圓出於方，方出於矩，矩出於九九八十一。（趙君卿注：推圓方之率，通廣長之度，當須乘以計之，九九者乘除之原也。）

周公之問，猶管子云『周人之王，循六崧合陰陽而天下化之，』九九之數卽九九八十一，而六崧自卽周天曆度亦卽六甲。五行大義論配支干曰，『一歲合三百六十日者，六六三十六，六甲之數也。』其說是矣。又可以太玄經徵之：

曰：陳其九九，以爲數生。贊上羣綱，乃綜乎名。八十一首，歲事咸貞……

巡乘六甲，與斗相逢。歷以記歲，而百穀時雍。

故亦謂之甲曆。遁曆曰，『太昊始有甲曆五運。』（事物紀原及玉海九引）太昊卽虛戲氏。遁曆雖作於唐代，當有所本也。內經素問卷三，六節藏象論有『六六之節』、『九九制會』及『五運』，卽六甲九九五方。（五運卽五方，見卷十九五運行大論，卷二十氣交變大論等篇）此實中國藝術之本，故其道無不貫，以爲幼童開蒙要訓者其以此歟。

崧字向有兩讀。路史後紀一注引管子輕重作『六畫』。古籍中書畫二字時有混淆，如淮南子修務篇云『史皇產而能書』，而藝文類聚引世本云『史皇作畫』。論衡感虛篇云『圖書文章與倉頡所作字畫何以異』，而御覽（六一八）路史（前紀六）注所引『畫』字並作書。是其證。伏羲造書契見尚書偽孔傳序，當出魏晉人手，而其說則本讖緯。（見孔穎達疏）伏羲造六書則見偽三墳：

伏羲氏……命臣龍飛氏造六書。……命臣潛龍氏作甲曆。

三墳爲唐宋間人僞造，是否有所依傍今不可知，然說造六書與造甲曆明係一事而分爲二，殆根據兩種不同之記載，遂並存之歟！

路史注又云：

畫，舊云古畫字蓋法字爾。古之爲畫亦爲法，法至是而乏，故有用九用六，或作畫非。

此或出管子舊注，而今本無之。清宋翔鳳管子識誤云：

葆琛先生曰，崧當作仝，仝古法字。

此宋君述其舅莊述祖之說。莊宋二君皆深於小學博極羣書，故其說與古合。自後洪頤煊管子義證，戴望管子校正，皆同此說。按管子原文如爲『作六法』則亦必卽六書。蓋書與法之關係古至密切，如鶡冠子（陸佃解）近迭篇云：

龐子曰，以人事百法奈何？鶡冠子曰，蒼頡作法（一本法字在書下）。蒼頡黃

帝之史，初見鳥獸蹏迒之迹，始造書契。）書從甲子，（日始於甲，辰始於子。）成史李官。（成史蓋以獄成告於正者。李官士師。）蒼頡不道，然非蒼頡文墨不起（蒼頡雖造書不道士史，然而文墨之萌由是起矣，此百法之端也。）

又王鐵篇云，『不待士史蒼頡作書』，亦申此意。可見書與法古以爲一事，而所謂書者即甲子也。漢熹平六年蒼頡廟碑云：

蒼頡，天生德於大聖，四目靈光，爲百王作憲，以傳萬嗣。……法度非書不明。古今行事，非品□無以垂示三綱六紀。……

可見作書即作法之觀念漢末猶然。碑文又云：

復民五家，須□□禱，祈雨降子，……□□盜賊。

則其爲神猶兼執法矣。古書中記伏羲蒼頡事時有混雜，武梁祠畫像伏羲蒼精與祝誦氏相次，疑即世本作書之倉頡沮誦。此等托古之說多出緯書，考證甚煩難而無足信，姑不著焉。

以上所論非謂六書果出於伏羲或蒼頡，要可見六書即六甲於戰國秦漢間人著作中非絕不可尋也。

周官爲先秦古文舊書，不著撰人絕無師說，漢以前傳授源流皆不能詳。故漢成帝時衆儒共排以爲非是。然特擯諸經藝斥不得立學官而已，無所謂真僞也。自劉歆以爲『周公致太平之迹迹具在斯』，鄭玄以爲『斯道也文武所以綱紀周國君臨天下，周公定之致隆平龍鳳之瑞』，而附離之者大半。蓋托之愈高則責之愈密，向來于先秦舊書莫不然者。林頤何休以至晚近郭沫若錢穆諸先生皆以爲戰國時書，俞樾云：

周禮一書乃周衰有志之士所爲，亦欲自成一代之制以詒百王之法。非周公之書，亦非周制也。（湖樓筆談一）

其說多可信。如全書綱領以天地春夏秋冬名六官即於周制無徵，而與管子五行篇之說同，（大戴禮記盛德千乘兩篇已略具規模而不甚相符。）與六韜之分爲文武龍虎豹犬亦相似，乃戰國陰謀之術也。然其體系雖成於戰國，其材料則多傳於封建之世。作者蓋摭拾種種時代不同來源不同之材料，運用其學說組織附會而成之。故有

戰國人之理論，亦時有周代之制度，惟連綴未必得其宜耳。其來歷與逸周書最相似。特周官密綴工穩盛水不漏，逸周書則毫無編次，僅繁之一序而已。古人重體制故取周官。近人重史料故取逸周書。實則周官多存周時典法刑禮，猶逸周書多存周時詰誓號令，雖皆不免雜六國陰謀之書，苟能博徵約取區以觀之，不害其爲史料也。六藝之學徵諸經傳西周蓋已大備，而六甲猶可上溯至于殷武丁之世，則視六書爲周代小學教育課程，固可無疑問也。

周官六藝與傳內則不殊。六書卽『數日』若『六甲』由種種證明可無疑義。劉歆發得周官本可援內則及漢時小學之制以說之，而創立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六名者，蓋欲托古改制以提高小學課程，掃除巧說邪辭使納入正軌，以利古學之推行。西漢末葉學者識字程度低淺，小學不修久矣。檢漢書藝文志，當時所傳字書，大篆僅一史籀篇，建武時求之竟亡六篇矣。小篆僅一倉頡篇，多古字俗師失其讀，宣帝時徵齊人能正讀者，則其學皆失廢可知。今所見倉頡篇漢簡四枚皆以隸書寫之，此猶後世刻急就籀千字文多作正楷，蓋徒取其文句而不問其書體也。周官多古字古言，又無師說，欲其通行勢非從事於小學不爲功。故卽創立六法依托其書以行之。許冲上說文表云：

蓋聖人不妄作，皆有依據。今五經之道昭炳光明。而文字者其本所由生，自

周禮漢律皆當學六書貫通其意。恐巧說邪辭使學者疑。

此許慎作說文解字之本旨，殆亦劉歆創立六書條例之本旨也。

劉歆創立六書條例亦非絕無所承，猶七略之前非無書目，特區別門類定著其法始於歆耳。其內容可依戴震之說分體用二者言之。轉注，假借，字之用也，實爲訓詁之學，儒先傳記多有存者，爾雅說卦尤爲專書，可以不論。象形，象事，象意，象聲，字之用也，是爲分析偏旁之術，由來甚早，戰國時著作中已見之。如左傳韓非所載，說文皆以爲本：

左傳 宣十二 楚子曰，夫文止戈爲武。（段云，文之會意已明，故不言從止戈。）

宣十五 伯宗曰，故文反正爲乏。（段云，此說字形而義在其中矣。煇按於六書爲指事。）